

贰零壹陆



2016年 中国散文精选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作协创作部
选编

中国作协创作部

选编

2016年 中国散文精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6年中国散文精选 / 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1
(2016年选系列丛书)
ISBN 978-7-5354-9308-8

I. ①2… II. ①中…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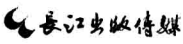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8689号

责任编辑: 李 艳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泓润书装

责任印制: 邱 莉 刘 星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新开元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2.875 插页: 2页

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67千字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编选说明

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选主要选本，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中的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报告文学卷、散文卷、诗歌卷和随笔卷六种由我们编选。

我们的编选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的这六种选本，雷达同志总负责，具体的分工是：

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

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

诗歌卷由霍俊明同志负责；

随笔卷由纳杨同志负责。

中国作协创研部



目 录

当代节拍

- 003 鸚 鵒 /李敬泽
- 011 坚硬与柔软 /朱以撒
- 016 绝 唱 /韩小蕙
- 027 文学校园青春祭 /陆 波
- 038 马灯里的将军 /王宗仁
- 040 羊群中的一只雁 /艾 平
- 045 临夏奇遇 /帕蒂古丽
- 050 牢定的铁匠 /于 坚
- 054 阳光之卵 /格 致
- 062 来历不明的生活 /王 爱
- 068 东北往事 /李 皓
- 073 灵感速记 /王鼎钧(美国)
- 078 平安夜游思 /刘荒田(美国)
- 084 写给英国的矿工兄弟 /刘庆邦
- 088 在卡罗维发利的长凳上 /黄文山

天高地阔

- 093 城市的韵致 / 陈世旭
- 099 风高雨疾镇海楼 / 南帆
- 103 自然诗篇 / 鲍尔吉·原野
- 109 我的崇明乡土 / 赵丽宏
- 115 通州,大运河之首 / 王剑冰
- 119 花山一日 / 任林举
- 123 来这里,读懂中国 / 袁敏
- 129 好庄稼长在汉江岸上 / 刘云
- 132 神的香火,人的烟火 / 周晓枫
- 136 米玛的牧场 / 嘎玛丹增
- 139 一个人的上海地图(节选) / 汗漫
- 144 我们身边的仙境 / 毛眉
- 150 西津渡,锅盖面 / 张燕玲
- 154 “沐石斋”记 / 王兆胜
- 157 汉之玉 / 杨海蒂
- 161 声声如血,嘉峪关 / 辛茜
- 164 伊萨卡的康大(节选) / 俞胜

议论风生

- 171 一念3000里 / 毕淑敏
- 175 风檐展书读 / 伍立杨
- 179 他被世界文坛遮蔽多年
——读马洛伊·山多尔 / 邱华栋
- 183 柳青的“于心不安” / 何向阳
- 185 编辑不仅是门学问 / 杨晓升
- 189 科学该不该警惕 / 黄桂元

- 193 失序与缺钙 / 杨闻宇
- 195 苏格拉底的洞穴 / 石 厉
- 199 “愚眼”看中西 / 关愚谦 (德国)
- 204 低于一棵草 / 耿 立
- 209 倾听风沙的低吟 / 孤 岛

寸心千克

- 215 呵呵,鲍照之流 / 李国文
- 223 足下今在何方 / 徐 刚
- 226 吴中访山记 / 王巨才
- 230 第四才子书 / 刘醒龙
- 233 法门寺之佛 / 阿 莹
- 238 时空中的一个坐标 / 陈启文
- 244 海丝八大商人 / 许谋清
- 250 黎庶昌的目光 / 杜卫东
- 257 在火中生莲 / 李 舫
- 263 地球上的第一朵花和第一只鸟 / 蒋 巍
- 267 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 徐 可
- 272 把吴钩看了 / 徐 迅
- 275 道,可道 / 朱 蕊
- 279 居然隐者风 / 苏沧桑
- 283 海昏侯墓主的命运 / 凌 翼

生命歌诗

- 291 父亲的桑植
——献给父亲贺龙 120 年诞辰 / 贺捷生

- 297 信仰缘何而美丽
——瞿秋白对共产主义道路的求索 /古 耜
- 304 子弹与小说
——蒋光鼐与世界文豪海明威 /詹谷丰
- 310 被历史烟尘遮蔽的魏先生
——语言学巨匠魏建功先生 /陈歆耕
- 314 骨头与石头
——忆牛汉先生 /王明韵
- 320 忠实兄永在我心
——怀念陈忠实 /雷 达
- 324 晚上能来喝酒吗？（节选）
——说说王小波 /刘心武
- 331 洛克的旅行（节选）
——“纳西学之父”洛克 /沈 苇
- 337 灰色的忧郁
——思念许荣初老师 /林鸣岗（法国）
- 341 云在青天水在瓶
——米寿之年的宗璞 /徐小斌
- 345 穿裙子的“士”
——记叶嘉莹先生 /祝晓风
- 352 创新是作品提升的灵魂
——2016 散文述评 /韩小蕙

当代节拍





鸚 鵡

李敬泽

像一只怒气冲冲的巨鸟。

他在台下的人群里看见了他。他不认识他，但他坐在那里，你没办法不看——“夺人眼球”，媒体时代猴急的汉语。他想起他刚刚终止了一项购置瞳孔识别的打卡机的计划，那个单位已经陷入隐秘的恐慌，据说如果你每天早晨都把眼睛对准那只阴险的镜头，你的瞳孔迟早会散掉。像一粒散了黄儿的鸟蛋。对机器的恐惧和对身体管制的焦虑。他想，他们倒是不担心灵魂，按照传统的想象，灵魂藏在瞳孔深处，随时可能被吸走，就像插一支吸管，吸干瓶底的果汁。

他想起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的，他正在这儿谈论网络文学，而阿特伍德阴魂不散。这个严厉、尖刻的女巨人，据说身高一米八以上，他正在读她的《别名格蕾丝》，但是，他还没有读完，等到这儿完了事，他得赶到附近的一家书店，当着另外一群人，谈论这个加拿大小说家。

问题是，关于阿特伍德他并没有什么话说。现在，看着台下那个家伙，他的心情更糟，他不明白这货为什么要把头发搞成这个鸟样，两鬓推上去，然后雪白的、显然是焗染出来的一大撮头发在头顶上兀然耸立。

的确像一只巨大的鸟。

但问题是，究竟是什么鸟？

哦，阿特伍德，他忽然想起来，在一本书上，阿特伍德似乎发表过关于鸟的高论。什么书呢？

晚上回家之后，他终于在一本《见证与愉悦》的书中找到了那段话：

“她有野鸟般摄人心魄的眼睛”，这种句子使我疯狂。我但愿我能够写出这种句子而不尴尬。我但愿我能够念出这种句子而不感到难堪……

“她有野鸟般摄人心魄的眼睛”，啊，但是哪一只？也许是一只尖叫

的猫头鹰，或者是一只杜鹃？那可很不一样。

这种发疯的处女座让世界变成荆棘丛生的地方。在我们这里，我们真的不会在意那只鸟是哪一只，我们喋喋不休地议论或争论，我们很可能会为一只野鸟相互撕咬或发动战争，但是，我们永远不会使我们的争论进入“哪一只”，我们始于抒情和隐喻，并在抒情和隐喻中达到爽点和嗨点。

但是哪一只？哪一只？

这疯子一定要知道是哪一只，你必须明确你的所指、澄清你的条件，你才能作出可信的描述和判断，你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这是一种多么不同的习惯。

好吧，他叹了口气，合上书，为了让她别再那么抓狂，他喃喃地说，那是一只大白巴丹鹦鹉。

离开北大已经三十多年了。这三十多年来，他们处心积虑、加班加点地在干一件事，就是要让他在今天找不到路。“遂迷，不复得路”，他不知在哪儿看过一个关于桃花源的解释，也许，那个渔夫误入了平行时空，当然也可能他进入了幽灵的世界。他使劲想也想不起这里是哪里，再向南去应该就是“三教”，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操场，操场的东边是游泳池。但现在，了无痕迹。有一瞬间，他想起1981年的夏天，那是另一个桃花源，一个遥远的伤感的衰老的故事，而今天，要谈的是一件新事，让我们面向未来。

——网络文学。他想起2010年夏天，在复旦的一个会上，他曾经力图清晰地表达他的情绪，是的，那是情绪，混杂着幽怨、委屈和恼怒：那不就是通俗文学和类型小说吗？他们曾经被新文化运动压下去，终于在网络空间上卷土重来，萧瑟秋风今又是，前度刘郎今又来，换了马甲，就真的认不出来了？当年被打入阁楼的“旧文学”有了一个指向未来因而隐含历史正当性的名字：网络文学，而谁能想到啊，鲁迅、胡适、茅盾，他们的“新文学”竟成了“传统文学”。革命尚未成功，怎么革命者就被革了命，我还以为我是“先锋”呢，转眼间怎么就鸳鸯齐飞、黄花谢了一地？

你是说这是一件很旧的新事？中场休息，站在门外抽烟，许子东问道。

是啊。或者说，是很新的旧事。

六年过去了。现在，他和陈晓明坐在邵燕君的两边，是的，两个“传统文学”的代表，“传统文学”“纯文学”“严肃文学”“高雅文学”“主流文学”……你有太多的名字、你失去了你的名字。好吧，也许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你现在已经习惯，你就是传统文学。

但坐在中间的燕君女士却在谈论电子文明和印刷文明。问题已经不在文学，更不在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分合兴替，我们面临的是世界范围的媒介革命。电子文明正在取代印刷文明，你必须从媒介革命的角度去理解网络文学。

山雨欲来风满楼，事情正在起变化，革命的性质和规模和影响已经进入了全新的阶段。麦克卢汉的幽灵此时就站在燕君身后，这是另一个加拿大人，一个威严的先知，媒介即内容！他说得多么好，一切终将到来，一切必将结束，那只巨鸟——好吧，那是一只电子时代的兀鹰，它正在展翅滑翔，注视着草原上印刷文明的角马或者羚羊。

他不知道阿特伍德对此有何高见。他真希望看到这尖刻的女人碰上麦克卢汉，先知死于1980年，他们两人应该见过。

但是，他正在和燕君和麦克卢汉和晓明聊天，他得说点什么，好吧，现在有请钱先生。他说，那天杨绛先生去世后，我又把《管锥编》找了出来。正好，钱钟书先生也谈到了媒介革命。

媒介即内容。他记得钱钟书也这么说过。

那是在《管锥编》第一册里。他有两套《管锥编》，都已经发黄，一半是因为时间流逝，另一半还是因为时间——如果实在需要打发时间，比如漫长的旅途，他有时会带上一本《管锥编》。在燕君与网络大神猫腻的对话中，猫腻恶狠狠地说，时间需要杀戮！这是他给出的网络文学的根本理由。他说得不错，我们的时间都需要杀戮，就像时间终会把我们收割而去。但是，我还是愿意用《管锥编》杀时间，知识的碎屑，如沙漏之沙，或者，像旧时守节的寡妇，在黑夜，点一盏孤灯，把一地的黑豆、绿豆、红豆一粒粒拾起。

现在，钱先生谈《春秋》。《春秋》有微言大义。《春秋》经文逐年记载二百九十五年事，只用一万六千字，简略到了不讲理。但古人认为，圣人如此简略，一定有道理，这是出于精心设计的修辞策略，关于世界是怎样和应该怎样，圣人必有判断，但是，圣人不明说，大音希声、大智若愚，圣人力图在无限接近于沉默的言语中隐约其词。“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杜预《左传正义》序）总之，这位圣人——假设他是孔子，实际上恐怕不是，他在写《春秋》时如此小心翼翼，语焉不详，三百年风云激荡于胸，吐出来时幡不动心也不动。

为什么要这样？《公羊传》的解释是，圣人怕得罪人。《汉书·艺文志》里说：“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事不宣，所以免时难也。”这个说法广为流传，几乎就是定论，但《左

传正义》序，杜预注意到了这个解释中潜伏的道德疑难：如果他是如此谨小慎微的一个圣人，他还能算圣人吗？“圣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后，方复隐晦以辟患，非所闻也。”没听说过有这等缩头的圣人，所以，杜预的解释是“言高而旨远，辞约而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

关于这件事一直在争论，但争着争着双方渐渐变成了一方，诗学、史学、美学都是由《春秋》来到《春秋》去，要义皆在“言高而旨远”，至高境界就在隐约闪烁之间。

但钱先生真是聪明，他说，你们真是都想多了。关键是媒介，关键是那时还没有进入印刷文明，书写所用的是简与帛，简要砍树伐竹，帛要养蚕吐丝，怎么可能下笔千言，怎么可能日更万字。哪里有什么微言大义、隐微修辞，实在是写不动了，只能越少越好，越简越好。

好吧，钱先生就是这么说的。

后来，邵燕君说：同学们都说，你真懂啊。

——我不懂。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还会留在原来的草原上，至于最终会不会被兀鹰消化和排泄，那与我何干？正因为这件事和我没什么关系，我才可以尽情任性地谈论它。

可说的，都是无关之事。无关到了云端和地面、今生和来世，人们才有这么多话可说。

但有时，你必须小心翼翼，步步惊心。

他有时想，也许那位撰写《春秋》的圣人既不是怯懦，也不是懒，他只是对语言怀疑到了骨子里。他知道，能够说出来的大半是假的，能够形诸语言的必定已经与真相相距甚远。年复一年，他枯坐檐下，遥望世上万事，他在想，要什么样的狂妄才能判断，要何等的鲁莽才能说出人们的心中所想。

那天早晨，他放下《别名格蕾丝》时，年轻的精神病医生西蒙·乔丹还在1859年和那个名叫格蕾丝的女杀人犯聊天儿。看不出有什么进展。到目前为止，格蕾丝一直在回忆她的生活——混乱、饥饿、恐惧的生活，但在这个限度内，人也自有她的快活和幸福。她快要说到案发当天的前夜，他想他其实已经知道了结果，他确信，阿特伍德写这么长一本小说不是为了证明杀人犯是杀人犯，格蕾丝必定是无辜的。但乔丹医生感兴趣的，显然不仅是当年那桩骇人听闻的谋杀案的真相，他想打开和确认格蕾丝这个人，她是谁，她何以如此，她的每一寸思绪和经验，推动她走到今日的所有力量和动机……

一个年轻的，相信科学、相信进步、相信世上万事皆可解释而人心和人的命也必可解释的精神病大夫每天和这个杀人犯谈话，乔丹医生煞费苦心地探测她的记忆。这个女人活在深渊里，她所经历的一切，乔丹医生站在岸上，

无法想象。

1859年，弗洛伊德还是个三岁的孩子，刚刚度过了危机四伏的肛门期。据他后来的理论，在这一时期，一不小心就会形成乱拉乱尿、放肆无礼、胡说八道的排泄型人格。而乔丹医生，他是弗洛伊德的前辈，在他的时代，千奇百怪的招魂术正在上流社会盛行，他当然不相信那些，他确信，正在萌发的现代精神医学将能够澄清人心，当然这里没有水晶球或者鞭子，但是，这里有一个苹果或一个土豆，说吧，记忆，你只管说，任意滑行，让我来告诉你，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原因的原因的原因……

——这是一门精微的技术，小心翼翼地辨别，揭开一层层的遮蔽，最终还原出那个真实的、被你自己遗忘的你。

——这是手艺。是冷静、精确，还有克制的快感。这是一张旧画，被时间、氧气、灰尘和PM2.5侵蚀涂改。现在画面朝下，在案上展开，用一公斤的不锈钢镇纸压住，均匀浇注热水，浸泡，等待，等着那层糨糊渐渐泡开，然后轻轻地揭去背后的托纸。那张纸是为了托裱这幅画，让它能够挂上厅堂，它已经和画融为一体，它又叫“托心纸”，以心相托。可是现在，它被泡开了，与心相离。

她说：你试试。

他小心翼翼地揭起一角，有一刻，他不能确定是否真的把它们分开了，但分离已经开始，正在蔓延，越来越确定无疑。像刀片划过皮肤一样确定。他的手慢慢提起，那张纸从另一张纸上渐渐站立起来，他能够感到分离的张力，粘连、留恋和决断，他感到一种隐秘宁静的快感，是如酥细雨，是一笑轻身。

那张画安静地伏在案上。

它现在是透明的，色彩和笔触，静静地悬浮在纸和水的内部。

他惊叹地看着，他想，即使是画家本人也不曾见过这个景象。

她说：你看，这算是洗干净了。

他指着那画面上方一片淡墨色的霉迹：这怎么办？

她笑了：没办法。可以用草酸去掉它，但是，这样就会破坏纸的纤维，颜色也会比画面更白。当然，可以补色，但无论如何，这张画都会受伤。

是的，我们本不该奢望得到一张原初的画。他想。

修画的楼老师是张伯驹后人，那天坐在午后的阳光下，漫说当年旧事。他提起袁克定，袁世凯的长子，是张伯驹先生的表哥，晚年潦倒无依，被张先生接到家里照看。20世纪80年代，陈伯达出狱后，白首寂寞，闲话天宝，

不知怎地，也说起了这位“洪宪太子”：

进北京不久，大概是因为我写了《窃国大盗袁世凯》吧，有人告诉我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现住在北京。有一个星期天，我想到街上随便走一走。我坐车到袁克定的住处附近，下车后向路边的人打听到袁的家门，就进去了。进了一间房子，有个人正躺在床上。我问他是不是袁克定。他回答说是。我跟他随便寒暄了几句话。那时他病得比较厉害，大概袁世凯倒了以后，他只靠些过去的积蓄过日子，这时候积蓄已花费得差不多了，生活比较困难。我说了些注意养病的话，就走了。他以及附近的人当然都不知道我是谁。他们不会想到写《窃国大盗袁世凯》的人会去看袁世凯的儿子。记得我和彭真提起过这件事。听说后来北京市对袁克定有了安置，每个月给他发些生活费。

袁克定1948年起寄居张家，当时张伯驹所住的是承泽园，在今北大畅春园西北。1952年承泽园卖给北大，又过了半年，张家迁居城内后海附近，另外在西城买了一处房子供袁克定居住。陈伯达的探访应该就发生在袁氏住西城期间，那至少是1953年，并非“进北京不久”。在张家人的回忆中，章士钊在中央文史馆给袁克定安排了一个闲差，每月五六十块钱。但这也许是陈伯达给彭真打招呼的结果。

此一段旧事他当年随手抄在本子上，也不知是从哪本书上看来。那天下午，和楼老师闲谈，说起袁氏落魄，火气全消，为人极是谦和。过到极窘处，每日窝头就咸菜，夷然无不平之意。只是德国留学的老毛病改不掉，窝头用刀叉切着吃。孤处陋巷，门开处有客来访，来的是写了《窃国大盗袁世凯》的那人，他却也不知。

这件事里，新旧鼎革之际，尽是苍茫中国，悠长岁月，个中况味难言矣。那一日，别了楼老师，他下楼走到池塘边，闲看水底斑斓锦鲤。一少年坐在池边石上，手里一个烧饼，掰一块投向池中，看一会儿世界乱了，群鱼喋。

“那一只老了。”

顺着少年的眼光，他看见一条大鱼静静沉在水底。

“好些天都不想吃东西了。”

“你认识它？”

“我在我妈肚子里就认识它。”

“哦，你是说你妈怀着你的时候就天天来喂鱼？”

少年不答。掰一块饼递过来。